奋进新征程·青年官兵的成长与梦想

两棵常青树 一群守山人

■王垣镔 人民海军报记者 石爽 本报特约记者 付康

群山连绵，风穿石隙。嶙峋的山石隔绝了喧嚣，北部战区海军某技术队营区正坐落于这片寂静之地。官兵们守在大山洞库旁，承担着保障舰艇所需弹药的职责。

这天，一场特殊的表彰仪式正在营区举行。

随着该技术队陈教导员念出一个个名字，接受表彰的官兵逐个跑步上前，双手接过一枚手工制作的特殊徽章——徽章镶嵌着一根根翠色的松针，背面印刻着“扎根”二字。

“20世纪50年代，部队第一代官兵在这座荒山上建起营区，亲手栽下两棵松树，并将其命名为‘团结树’和‘向心树’。这些松针，就采自这两棵常青树。”陈教导员告诉记者，为了传承老一辈官兵扎根深山、坚韧不拔的精神，队里每季度都会举行一次“松针徽章”颁发仪式，表彰在日常工作和重大任务中表现突出的官兵。

二级上士郑益是第一次获得表彰。他郑重接过那枚“松针徽章”，紧紧攥在掌心。这一刻，他心中满溢着奋斗的豪情。

对于这群大山里的官兵而言，小小的“松针徽章”早已化作一份深沉的情感认同，让他们无怨无悔地扎根在这里。

“团结树”下，教导员为战士颁发“松针徽章”。 王兆光摄

特稿

青松为证——“守山守心，守的就是这份传承，只要根还在，就一直守下去”

那年，陈教导员离开舰艇单位，来到位于大山深处的北部战区海军某技术队任职。陌生的环境与官兵，让他一时不知该从哪里着手，才能把队伍带好。

一天午饭后，他独自在营区散步，却看到二级军士长王庆巍握着一支蘸满红漆的笔，正蹲在那块镌刻了“家”字的大石头前，一笔一画描红。这让陈教导员有些不解：队里并没有布置任务，为什么要主动描红？

“这些字是前辈们留下的，我不想看到它们褪色。”王庆巍回答，“字在，根就在。”那一刻，陈教导员忽然发觉，这里的官兵身上有股特别的力量——不靠命令、不喊口号，他们是发自内心地向下扎根。

不久后，队里决定举办一场“传承根脉 赓续荣光”的主题教育活动，邀请了一批老兵回到营区。活动当天，陈教导员陪着几位老兵在营区里散步。走到两棵青松下时，有两位老兵突然停住脚步。

随后，两位头发花白的老兵伸出微微颤抖的手，从低垂的枝杈上轻轻摘下几根松针，小心翼翼地用手帕包好，收进口袋。

其中一位老兵名叫李德厚，正是当年亲手栽下这两棵树的人。20世纪50年代，他在这座山里待了12年。如今，树犹青翠，发已染白。“带着这两棵树的松针，就好像我的根还在这里。走到哪儿，心都踏实。”他声音沙哑地说。

“当年比现在苦得多，住的是自己搭的小房，喝的是山沟里的水，脚下的路是我们一锤一锤敲碎山上的石头铺的。”另一位老兵感叹道，“那时候大家心齐，谁也没想过走。就是觉得，这地方需要我们，干的事很有意义。”

老兵的话语，深深烙进陈教导员心底。活动结束后，他琢磨了很久：这两棵青松的坚韧常青，正是一代代官兵艰苦奋斗精神的体现。然而，怎样才能把这种精神接续传承下去？为此，陈教导员找到几位老班长一同商议。

一级军士长刘辉波在大山里待了30年，最懂这里的孤寂：“这地方有时安静得让人发慌。时间一长，要是找不到自己的价值，人是留不住的。”王庆巍接着说：“光讲大道理没用，得让大家亲手摸到、亲眼看到，自己干的这些事是有意义有价值的。”

陈教导员心里有了谱。那年秋天，他带着几名骨干从两棵松树上精心挑选，摘下一根根松针，用透明树脂封存、打磨，制成特别的“松针徽章”。在一次总结会上，陈教导员亲手把这些徽章，颁发给几位在任务中表现突出的官兵。

“起初我心里也没底，大家会不会把这徽章当回事？”他对记者说。

那天的颁发仪式上，陈教导员把徽章递给了一位平时话不多的老班长。没想到，接过徽章后，老班长说了一句话，让他忍不住鼻尖发酸：“守山守心，守的就是这份传承，只要根还在，就一直守下去。”

那一刻，陈教导员知道：这枚“松针徽章”，有了一种特殊的分量。

第二年，该技术队正式将“松针徽章”的评选颁发固定下来，用以奖励日常工作和重大任务中如青松般向下扎根、向上生长的官兵。

新叶生长——“心中的迷茫，被一种更坚实、更滚烫的东西驱散了”

列兵杜泽轩第一次见到“松针徽章”，是在他最迷茫的时候。

半年前，杜泽轩满心期待地登上接兵的汽车，畅想着登上战舰搏击风浪的军旅岁月。没想到，从码头出发，战舰的影子越来越远。车窗外，连绵不绝的大山不断从眼前掠过，环境变得愈发荒凉。

随着汽车驶入营区，矗立于山间的两棵青松也映入眼帘——树干苍劲，枝繁叶茂。但杜泽轩没有心情细细观赏，他对这里的环境十分失望，甚至在心里打起“退堂鼓”。

下连后不久，杜泽轩碰上了一场跨昼夜应急保障训练。这次训练，需要在洞库内驻守一周，这让他心中有些忐忑。

“等你保障的弹药装上战舰、发射出膛，你就会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守在这里了。”对着第一次进洞库的新兵，班长李久洲语重心长地说。

深山洞库里，空气潮湿、化学气味刺鼻。待了几天，杜泽轩就感觉全身关节疼痛，呼吸不畅。然而，其余战友都没有叫苦，他心里不想服输，就这么咬牙坚持了下来。

那次任务后不久，队里组织了一场新兵教育活动。陈教导员将他们带到两棵松树下，讲述那段艰辛的创业岁月：“20世纪50年代，老一辈官兵在这座荒无人烟的深山里拓荒修路，凭着青松般的坚韧，在荒野之地建起了今天的海防堡垒！”

看着教导员手中的“松针徽章”，透明树脂下，松针青翠鲜亮，杜泽轩第一次产生一种精神上的共鸣。他感觉到，这松针仿佛穿越了时空，将自己与那些未曾谋面的前辈们连接在一起，“心中的迷茫，被一种更坚实、更滚烫的东西驱散了”。

教育活动最后，陈教导员带着新兵们拿起笔刷，共同为那块镌刻着“家”字的大石头描红。一茬茬描过红的新兵，在平淡的日子里逐渐读懂坚守的意义，也慢慢理解了那枚“松针徽章”的重量。

一天凌晨，队里突然接到上级指令：紧急为某舰进行弹药保障。任务来临，官兵们立刻行动起来。杜泽轩跟随转运车辆抵达目的地，以最快速度完成吊装。“弹药已安全装载，请验收！”听到老兵喊出交接口令，那一刻，他站在队伍中攥紧了双手，内心激动万分。

随着任务圆满结束，队里专门组织了一场仪式，表彰此次表现优异的官兵。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，杜泽轩走上前，小心翼翼地从陈教导员手中接过“松针徽章”，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油然而生。

那天回到宿舍，杜泽轩将这枚宝贵的徽章悉心收藏好，在笔记本扉页工工整整写下一句诗：“大雪压青松，青松挺且直。”这是他对这枚徽章的解读，也是对自己的要求与期待。

“我们的岗位看似处于战场边缘，却是战斗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”杜泽轩说，“我希望，自己也能像两棵青松一样，把根扎进这片土地，不辜负这枚徽章所承载的荣光。”

深山守望——“根扎在一起，心聚在一处，再荒芜的深山，也可以温暖如家”

几十年来，被命名为“团结树”和“向心树”的两棵青松在营区里深深扎根。用它们松针制成的徽章，也将这份“团结”与“向心”的精神传递给每一名官兵。

“这是一个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地方。待的时间越久，我们越把这里当家。”中士杜天宇说。

杜天宇还记得那年冬天，他还是一名上等兵。大雪纷飞的深夜，他突发急性肠梗阻，疼得在床上蜷成一团。副队长查铺时发现他不对劲，二话不说叫上两个班长，用大衣裹住他往山下送。

山路上的积雪有十几厘米厚，车轮不停地打滑。行到一个陡坡，车上不去了，副队长就跳下车，和两个班长轮流背着杜天宇往前走。

等杜天宇在病床上醒来，已是凌晨3点多。副队长和班长都守在他身边，看他睁开眼，第一时间开口问道：“感觉怎么样？还疼不疼？”听到问话，杜天宇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。

“那一刻我想，我可以一辈子待在这里。”他说。

要留下来并不容易。手术后，杜天宇掉了20多斤，虚弱得连一个单杠都拉不起来。战友们每天给他加油打气，班长还帮他制订了科学的训练方案。一天天过去，杜天宇的身体慢慢恢复，各项训练成绩也不断提高。次年秋天，他以全科目优秀的成绩顺利通过军士选拔考核，并获得“四有”优秀士兵的表彰。

那天，在两棵青松下，陈教导员将一枚“松针徽章”交给杜天宇，对他说：“这枚徽章，奖给把这里当成家的人。”不大的“松针徽章”，却让杜天宇感觉沉甸甸的。

对中士张涛而言，深山里的岁月，是因为有了身边战友的关心，才让他从未感到孤寂。

去年，队里接到紧急通知：战舰将在次日清晨出航，他们必须当晚完成弹药装载。这一天，恰好是张涛的生日。

任务结束，已是深夜。战友们就地取材，用自热小火锅、泡面和速食面包拼凑出一份“野战豪华套餐”，赶在零点之前，将这份特别的生日礼物递到张涛手中。月光下，战友们集体为他唱起生日歌。歌声传得很远，也久久回荡在张涛心底。

返回宿舍的路上，张涛望着夜色中沉默挺立的两棵青松，忽然读懂了“团结树”与“向心树”的涵义：“根扎在一起，心聚在一处，再荒芜的深山，也可以温暖如家。”

这份来自集体的温暖，被张涛默默传递给更多战友。因为喜欢绘画，他从网上购买了不少绘画材料。每到周末，张涛都会展开画纸，用画笔将心中的一幕幕场景记录下来——他画过战舰劈开波浪，驶向深蓝；画过战友们在青松下并肩说笑的身影；也画过一场集体宣誓仪式，每个人胸前都别着一枚“松针徽章”。

第1984期

一枚徽章的“约定”

■二级上士 明森

亲历者说

前几天，有新兵问我，获得一枚“松针徽章”难吗？我毫不犹豫地回答：难！

还记得几年前刚到大山里，我难以克服心中的落差感，干什么都提不起劲。第一次参加保障演练，我的操作错漏频出，拖了整个专业的后腿。

复盘总结会上，听到所在专业成绩垫底，我羞愧得抬不起头。成绩公布完，教导员站在队列前，为表现优异的个人颁发“松针徽章”。掌声响起，那枚徽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，让我心中充满渴望。

这是我第一次见到“松针徽章”的模样。从那天起，我和自己做了一个“约定”：凭借自己的努力，早日赢得一枚徽章。

我开始在学习室加班加点背记专业知识，笔记本上记得满满当当。不久后的一场交流会，我鼓起勇气讲出心里话：“之前我拖了专业后腿，未来我会加倍努力赶上来，希望有一天能获得一枚徽章。”

台下的战友投来了真挚鼓励的目光。不少老班长告诉我，他们也有过相似的经历，为我加油打气。那段时间，许多战友主动来帮助我——班长为我制订了学习训练计划，其他骨干利用休息时间给我“开小灶”，让我快速成长起来。

一天凌晨，单位接到命令：某舰艇临时出航，需要连夜完成弹药保障。队领导看到我的进步，第一次让我负责弹药技术检查的关键环节。

从月明星稀到晨光初露，我和战友们一箱接一箱地检查弹药，连一口水都顾不上喝。飞扬的烟尘钻进口鼻，我感觉嗓子眼往外冒着苦味。清点、出库、检查、装载……我仔细确认每个环节，确保万无一失。

那天，任务顺利完成，我们的保障效率受到舰艇官兵认可。后来的表彰仪式上，教导员站在队列前，第一个念出了我的名字。那一瞬间，我激动不已。直到身旁的战友推我，我才反应过来，快步跑上前，在全场的掌声中接过那枚“松针徽章”。

回到宿舍，我拿着徽章端详了很久：它不只是几根松针，更是努力和汗水的结晶与见证。这枚徽章代表着，我完成了和自己的“约定”，也真正把根扎进这座大山。

如今，已经成为班长的我，又和自己订下了一个“新约定”：努力让我带的兵都戴上那枚“松针徽章”。

巡查库房。 苏腾龙摄

根扎山岩 心寄大海

■王垣镔

采访手记

采访中，笔者问了一个问题：入伍这些年，有什么遗憾吗？二级军士长王庆巍眼眶泛红，说自己的遗憾是“从未亲眼见过保障的弹药出膛”。

走进这座深山中的营盘，很容易被一种纯粹的氛围感染——这里的官兵说话直接，笑容坦诚，眼神干净。这种纯粹，让他们忍受住远离喧嚣的寂寞岁月，日复一日守着潮湿阴暗的洞库。因为他们把“我”看得很轻，把“我们”看得很重。

一级军士长刘辉波在这里守了30年，带出一批又一批专业骨干。可论起个人荣誉，这位老兵仅荣立过一次三等功。

并非刘辉波不够优秀，只是每次评功评奖时，他总是摆摆手：“给年轻人吧，他们比我更需要。”有人说他傻，他却回答：“我要是为了立功，当年就不来这山沟沟了。”在刘辉波眼里，战友的成长比自己的荣誉更重要，团队的进步比个人的收获更有价值。

从老兵李德厚小心地用手帕包起松针，到王庆巍主动为山石描红，再到列兵杜泽轩将徽章郑重收藏，笔者发现，官兵们的情感是具体而深沉的——他们爱“团结树”和“向心树”，爱那块刻着“家”字的大石头，也爱这个被群山环抱的家。他们的举动不是出于谁的要求，而是发自内心的情感倾注。

从这群官兵身上，笔者看到了军人最真实纯粹的模样：不管身处何地，不计个人得失，只关心自己为战友付出了多少、为战斗力贡献了什么力量。一代代官兵把根扎进山岩，把心寄予大海，他们的奋斗与梦想，就写在战位上，写在战舰的深蓝航迹中。

采访结束离开营区时，笔者又回头看了眼那两棵青翠的松树。山风拂过，松叶簌簌作响。这里的官兵就像树上的松针，看似微小普通，却饱含着生命的坚韧，聚在一处，便能苍劲常青、风骨挺立。